

暗处的力量

西北三棵树
张贤亮 主编
石舒清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1983—2003



暗处的力量

石舒清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处的力量/石舒清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西北三棵树系列)

ISBN 7-80611-911-6

I. 暗… II. 石…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244 号

暗处的力量

石舒清 著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装帧设计: 小明 赵建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 050071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Fax: 0311—7837506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 215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6.00 元

ISBN 7-80611-911-6/I·812

序

张贤亮

花山文艺出版社要给宁夏的“三棵树”出书，邀请我做主编，作为宁夏作家协会的主席，作为一个老作家，也作为一个宁夏人，我欣然同意。

前不久，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朔方》等单位在北京合开了“三棵树”的作品讨论会。我也到会了。会上，在京的知名评论家们对三位青年作家的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三人的创作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足够的探索精神，既有浓郁的本土经验，又有属于整个人类的关怀。我自己也深有同感。我想，对“三棵树”的肯定，同时也会激励宁夏的创作力量和西部的创作力量，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建树上也可能是一个重要举措。借此机会，我要对上述各家，包括花山文艺出版社表示感谢。

东西部的差距在经济上是很大的，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差距的，就是“文化”。中国的重心曾经就在西部，在西部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有非常丰厚的历史积累，所以，西部的文化底蕴远远大于东部。而且近现代文学中的老一辈作家以及中、青年作家的实力绝不弱于东部。陈继明、石舒清、

金瓯这三位青年作家的创作水准，是值得全国文坛瞩目的。他们生活在宁夏，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焦虑、烦恼、痛苦、压抑，不仅是宁夏和西部的，也是整个中国的，甚至全人类的。不管他们是否曾经刻意追求过“现代”，但是，凭着他们身为作家的天然敏感，他们在小小的宁夏，甚至在小小的山村，一定感受到了现代气息与周围人文生态环境的矛盾，也一定感受到了西部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脆弱，这些因素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有所表现。陈继明的《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表现的就是人文环境的极度脆弱，《在毛乌素沙漠南缘》和《遍地牛羊》表现的则是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荒芜，《选举》和《清水里的刀子》表现了石舒清对正常的人文环境和理想世界的热切呼唤。在金瓯的小说里，人物总是扭曲的压抑的，人物的焦虑感更强烈。这三个作家从小而言是宁夏的，中而言之是西部的，扩大而言是中国的世界的。像约翰·契弗，他总是写纽约近郊的一个小镇，乔伊斯总是写都柏林，福克纳一生的写作都局限于“邮票一样大”的一个地方，而我们从来不说契弗是纽约作家，乔伊斯是都柏林作家，福克纳是乡村作家。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是全球化的，虽然他们往往都立足于“本土体验”。

说到“个人化”和“个性化”——我从来都认为文学是个人化的和个性化的。现在，我们为什么极力提倡个人化和个性化？是因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否定个人化个性化的，“三棵树”所属的青年作家群对个性的张扬，实际上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否定之否定。陈继明、石舒清、金瓯这三位作家的作品，我看都有很强的创作个性，陈继明的文风是冷静的客观的，甚至克制的，他常常故意把戏剧性降到最低点，石舒清

非常善于写细微的东西，他的作品中常常充满了诗意和温情，金瓯的笔调则是极为强悍的，激越的。

李敬泽把这三位青年作家称作“三棵树”，我感到很恰当，这是个“发明”。宁夏有个地名叫“一棵树”，一棵树能成为一个地名，可见那个地方的荒凉。三位作家在那么干旱荒凉的地方孜孜不倦地写作，对文学有这么深的追求，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我相信，在宁夏、在西部，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树长出来，满目青山的宁夏和西部将会展现在大家面前。

此为序。

思想远方——宁夏“三棵树”

李敬泽

陈继明、石舒清、金瓯，宁夏的“三棵树”。他们是一道风景，但我现在却要解说风景的意义：你们看，它们像什么？便有人说像蛇、像龙、像人在跳舞，我就说，不是，它们像风。把好好的三棵树变成了风，这是不是在“煞风景”？

更煞风景的事是把他们划进“新生代”——在一次会上，我说：陈、石、金三人的写作表明了“新生代”写作的丰富性。我这么说基本上是即兴的胡扯。我是想在更大的背景下观察和确定他们三位写作的意义，而这“更大的背景”叫什么呢？说话间稍一犹疑，“新生代”这个词就顺口溜出来啦。

“新生代”，有人说它是个旅行袋，是个新兵训练营，是一桌流水席，我觉得它主要是一种顺口溜，使人不经思想就说出了一篇话来。对任何顺口溜我们都应该警觉，因为这是脑软化的初期症状。所以对宁夏的“三棵树”，我决定不谈“新生代”，看看能否为他们找到另一种背景，更真实的背景。

多年前，我读过石舒清的一篇小说，题目好像是《锄草的女人》，那女人蹲在田里锄草，直到锄完了一篇小說。由此我记住了石舒清，那种人与土地的相亲感动了我。

土地，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乡土，此后一直是石舒清的主题。从地理学的角度看，石舒清对土地的深情不可思议，因为那里是西海固，是中国最贫瘠的地方，干旱年复一年地煎熬着人、畜和草木。

但在石舒清眼里，土地就是土地，是世代生息之处。他的小说常常有很强的仪式性，《清水里的刀子》是“死”的仪式，《清洁的日子》是“清洁”的仪式，锄草其实也是一种仪式，那个女人在清洁土地。在这种种仪式中，土地有了一份安然，人有了一份尊严。

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得到改写。自《人生》中的高加林在乡村和城市间痛苦地歧路徘徊开始，这个主题就获得了一种自然的惯性，“土地”被置于“城里人”审视和批判的目光中，而我们的绝大部分作家都乐于证明自己是“城里人”。在一种二元论世界观中，一边是乡村，一边是城市，一边是落后、愚昧和绝望，一边是进步、文明和希望；每当城市和乡村相对而立的时候，它们就同时被取消了本身的质地、血肉，沦为——对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观念，通过这种斗争和矛盾，作家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那就是我们与乡土中国的全面决裂。

当然也有人讴歌土地，似乎土地是他的“精神家园”，但“精神家园”的意思就像酒吧里挂着的一件蓑衣，“土地”是一个虚悬的能指，它不指向任何一片真实的土地，它仅仅喻示着都市生活的空虚无聊。

而石舒清却怀着坚定的自尊书写着“吾土吾民”，那不仅是一片皸裂的大地，那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际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

谈起西海固，据说那里的农民有的被迁移到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但过不了多久，有些人又回到废弃的村庄。谈者说到此往往是一脸悲天悯人、怒其不争的神情，我亦附和道：是啊是啊，真没办法。

但是，现在我对那些回乡者怀有敬意。通过迁移，他们得到了很多，得到了水、肥沃的土壤，但他们却失去了石舒清笔下的那个价值世界，在得失之间他们作了自尊的选择。

土地的自尊、乡土的自尊，我们必须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我们的现代性规划中某些根本的精神缺陷。在陈继明一篇名为《青铜》的小说中，这种自尊备受摧残，发出了孤绝的号叫，但有谁听见？

《青铜》似乎是个庸常的故事：一个卖笑女子从城里回到乡村，受到乡村社会的冷酷排斥。这样的故事通常总被作家处理的四平八稳，说说这边的道理，摆摆那边的道理，生活的复杂性、时代的复杂性就都有了。但在陈继明的笔下，小说却急剧倾斜：女人在放逐中死去，而一个暗恋着她的乡村教师面对白骨，用刀子的手臂上刻下一行字：

1998年，西海固三年大旱。

天道有常，古老的乡土有其庄严的典章和法度。那个女人是不幸的，对她的“判决”远非公正，但她在“城里”的经历衰渎和羞辱了这片土地上最基本的信念和伦理，乡村社会必须报复和抵抗——事情的惨痛之处在于，这种报复、抵抗是如此徒劳、寂寞。在远方、在那女人的“罪”发生的地方，对这一切并无意识。好比是天道不勤，三年大旱，土地的法度和自尊正在没有目光注视、没有声音被听到的情况下绝望地瓦解，那个乡村教师只能把这一事件刻在自己的肉上，因为他

知道，没有碑。

把“碑文”所删节和忽略的事物写下来，这正是陈继明和石舒清写作的意义。这里借用“碑文”一词，指的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及其他言说方式所体现的世界观，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表明我们看到了什么，也使我们必然地看不到什么，某些事物被排斥在意识之外，于是土地的自尊的丧失、乡土价值观的崩溃仅仅是“历史”在健身运动中消耗掉了多余的脂肪。但就在我们意识之外的边远土地上，陈继明和石舒清在为此深情、悲怆地吟唱。

陈继明没有石舒清那么专注，但他比石舒清宽阔。我指的不是题材的宽阔，虽然陈的题材的确比石要宽，他写乡村，也写城市，《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和《城市的雪》对于城里人的生态和心态有精到的表现；但更要的是，当跨越城市和乡村时，他获得了一种目光，能看到城市的意识之外和乡村的意识之外，看到这两种意识中的世界图景是如何不同。他实际上是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罝上，能够同时以这种意识揭开真相，但他还缺乏纵横捭阖的强悍气概，所以我的感觉是，他似乎很多时间满足于歧路徘徊，流连光景。而石舒清，他在极端的专注中就不免流于琐碎、寒瘦。

现在就谈到了金瓯。金瓯在不多的几篇小说中焕发着绚烂的才气，那也是未经充分自我训练的放浪的才气。他的语言有一种迅猛的破坏力，像刹车失灵的车，有时你觉得他最后把自己的小说都破坏掉了。放浪而放肆、尖锐而刻薄、聪明而机灵，金瓯作品的所有优点几乎同时也成为缺点。

但金瓯的小说中没有任何幻觉，他仇恨幻觉，他的破坏力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他从未沉迷于“另类”、时尚的符号，

从未让“全球化”的文化想象在地平线外闪闪发光。他写过一篇《前面的路》，那差不多是对《在路上》的滑稽模仿。在《鸡蛋的眼泪》中，金瓯讲述的故事远在他的同代作家的想像域之外：一群鸡、养鸡的母子、怀揣鸡雏流浪的孩子、一个妓女和几个强盗。就像童话里一样，鸡们在思考、交谈，但与童话不同的是，人们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说什么，人喜欢它们或想吃它们，但人的世界和鸡的世界之间内在地隔绝着；而人呢，他们倒是能听懂对方的话，但他们之间的理解并不比人和鸡之间更多。

在我看来，这是复杂的寓言：也许我们终于成为了“个人”，但却是被隔绝和自我隔绝的“个人”，沉溺于幻觉，失去了与世界的真实联系；一个孩子怀抱鸡雏孤独地从乡村走进城市，他似乎要以他的浪游连缀破碎、割裂的世界，但是他失败了。

正是在此处，金瓯提供了把他和陈继明、石舒清放在一起的理由，他们的写作在不同的程度和角度上进入了当下文学视野的盲区，在本来信号微弱甚至信号消失的地方他们发出了信号：的确还不够强，但毕竟使我们感觉到有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与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至少比我们与纽约、巴黎的联系更重要，那是在我们的意识里被推到无限边远的“土地”，是民族生活的根基。作家如果是浪迹人间的游吟诗人，他就应该用他的歌声把相互隔绝在意识的远方的人们重新联系起来。

所以，陈、石、金如“三棵树”，我们由此遥想远方。

石舒清同志

金 甌

石舒清同志具备一个独特的禀赋,就是说任何一个有蒙人癖好的家伙,只要一见着他,都用不着看他第二眼,心里马上就打定了主意,要在他身上试试自己的运气,而且这些家伙大多数都会得逞。虽然我们经常发现他的小眼镜后面闪着一小缕一小缕的光,而且我们也咿咿呀呀地一直管这种光叫智性之光,可是见到他一次又一次地栽在各种二流子手里,我们对此不免就有些疑惑。等到我们自己耐不住用一些同样的伎俩试试他的反应时,反倒被其识破。这时的石舒清同志完全被一股巨大的胜利喜悦所充满,他谨慎地眨眨眼睛,说:

“啊,你想哄我呢。”

所以我想,蒙不住石舒清不是我们的办法不高嘛,而是我们的方式可能不太对头。而他,则很可能从未被一个人手法的高明与低劣所蒙蔽——他心里基本上没有这些手法因而也就无隙可乘,倒是一张演技虽差却泪水恣肆的脸更有威力。他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廉价的液体,并对自己出不起更大的价钱深感歉意。

石舒清同志的另一个特点是从来没有能力把自己的脑袋暗处的力量

搞得顺眼一点。他留长头发，这倒不是因为长头发好看什么的，而是因为头发是一种生长着的有机体，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脑袋就像是“辫帅”古力特，远远看去差不多都撅着，只不过绝对没有那一份富贵逼人的精心。到了正式的场合，比如开会什么的，他也会郑重其事地胡噜胡噜，依然是按住了葫芦起了瓢，总有那么一络两络不服管制。就好像他的那个小脑袋瓜里时时刻刻都能冒出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有趣念头，一不留神，就有一个顺着头发蹿了上来，不停地跟他捣蛋。

说实话，我们这些旁观的人都很想帮忙，可心里一琢磨，如果给他出些头油发乳摩丝之类的馊主意那还不如立马掏出把剃刀来把他度化了得了，转念又想，就是把他剃光了他还是有本事用个一年半载再让它们撅出来，忽悠忽悠地在你的眼前乱晃，让你恨不得马上生出十七八个手指头来替他按着，所以还是由他去吧。

石舒清同志是个人见人爱的家伙，大伙全都喜欢他，一个劲儿地想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来加以保护。对他来说，这一点没什么不好，至少到了外地后被别人手拉着手过马路时就很安全，也不会有什么不好意思，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走丢，还会时不时地得到糖葫芦、冰棍之类的零食。即便他现在已经不是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了，大伙儿也还会一直这样干下去，也还是一张嘴就直呼其名，没有犹豫，不顾忌口气，跟他掰手腕掰输了还可以骂骂脏话，以便惊叹这个一米六左右的小个子怎么就没人掰得过他。

目 录

序	张贤亮	295
遥想远方	李敬泽	281
石舒清同志	金瓯	263
暗处的力量		246
残片童年		223
节日		204
国道		192
恩典		180
盗骨		158
乡土一隅		142
牺牲		120
出行		106
小青驴		82
牛头		63
选举		46
娘家		18
铁色		1
歇牛		
杨德宗		
清水里的刀子		

暗处的力量

An chu de li liang

那天我扶了院墙望着外面。

我家在村子的顶端，由院墙看下去，除了看清村子，还能望及很大的一块领域。村里那些最大的树，我无须仰视就可以看到它们沉甸甸的树冠。

然而我很久都没有这样望过了。

爷爷遭车祸的第二日，我便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我在榆树下洗小净，准备跟父亲和叔叔去给爷爷走坟，刚洗到左脚，突然手脚迅疾地麻木了，心里也飞快地掠过一片一片凶恶又莫名的影子。我丢了汤瓶，脚上带着水就跑到屋里去，用被子死死将头裹住。

病就这样得上了，自此我变得胡思乱想，胆怯异常。譬如一个我极为熟悉的人，如果她悄然地走入屋里来，不说话看我，或者她在窗外隔着玻璃关切地望我，我都会极端不安起来，虚汗若蒸，心狂跳不已。我会陡然地怀疑起那个人的身份，觉得她身上有鬼魅的意味，有不祥和害我的讯息。好几个月过去了，我都坚持留在屋内，即使撒尿这样万不得已要出去的事，父亲也得陪在我后面。然而对父亲跟在我后面我极为暗处的力量

反感,我说不清跟在我后面的父亲会不会骤然变化为另外的什么,我希望他能跟在我的侧面。大学只上了半年,只好休学,这时候哪里还有什么心绪上大学呢!

没有人理解我何以如此敏感和胆怯,没有人理解我何以害怕一件挂在墙上的衣服,何以害怕一只猫睡在我头畔。我害怕的东西千奇百怪,难以尽述。连我自己也诧异我何以变得比一个三岁稚童还胆怯。那一份纷乱而又莫名的忧思,那一份荒原墓穴似的惊恐,真让我受够了精神上种种无端的熬煎。

任何一样东西都能诱发我的不安和恐惧,一根针、一个图片、窗帘墙围上的一个图案,案板上那些黑洞洞的坛坛罐罐。说来不得与我同样病症的人真是无法相信的。到后来搞得家里人不知如何防范和应对。我也觉得对不起家里人,可我顾不上他们了,他们不在使我发慌,他们的存在则引起我的不安和我对他们莫名的憎恨。

黑道白道的人都请来看了,没有效果。

我自己也开始寻办法调理自己,托人给我找来《论衡》、《健全的思想》等无神论著作,置于枕畔,作为镇邪良药。把老人传下来的银器佩戴在胸前背后。真是把不想的办法都想了。

老人讲,病来如山倒,病去若抽丝。过了差不多一年,我逐渐地安宁了下来,而且因为长期经受恐惧和各种念头对自己的磨炼,我也逐渐地有了一些抵抗力,譬如挂在墙上的一件衣服,我总觉得上面还是有一些湿重的令我不安的意味,但我已不像先前那样纠缠不休了,我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强迫自己明确那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我会训练着使自己的目光和心